

谈‘杂技艺术’与戏剧表演的融合

刘 燕 (河北省沧州杂技团 061001)

沧州是杂技之乡，在国内。国际享有盛誉，作为一名沧州的杂技演员感到光荣、自豪与骄傲。

1982年我十岁就考上了沧州京剧团培训班学习京剧艺术，京剧艺术是我们的国粹，他的“四功五法”“以唱做念打”“手眼身法步”的基础训练严之又严。细之又细“高之有高”“深之又深”。

在四年的京剧训练期间，给我打下了牢牢的基本功基础。同时，和“荀”派老师学习了“拾玉镯”“贵妃醉酒”“二进宫”“打渔杀家”“姑嫂英雄”等剧目。

尽管如此，可我还是和“杂技艺术”结下了不解之缘，1986年的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电视台拍摄一部魔术片，把我从京剧团借用到了沧州杂技团，之后，团长发现了我，当然是看中了我的年龄，形象，素质及表演水平，就这样通过各个方面做工作吧我调到了沧州杂技团，开始了我的杂技艺术生涯，一做至今就是二十多年啦。在这二十多年里我是不断的努力、刻苦、认真钻研，对杂技我简直是一窍不通，地地道道的门外汉，俗话说：“隔行如隔山”，虽然“腰、腿”。基本功的要求区别不大，毕竟我练了四年京剧艺术，总之，必须从头开始，我接受的第一个节目就是“飞叉”，当时演“飞叉”节目的在国内女孩子练的实属罕见，因为它所要求的肢体动作和艺术技巧都是难度大，形体的要求均适合男孩子，比如京剧的剧目中也有“耍飞叉”，演的剧目，如“金钱豹”一剧中的“金钱豹”耍叉，可想而知，他的动作表演是如何的粗犷、彪悍，这和杂技女孩子要练要演“飞叉”差别会多么之大。

即使这样我也坚持了下来。为了创下国内女孩子“耍飞叉”的少数，我勤学苦练，就是这一“飞叉”的始练，给了我极大的启发，“肢体技巧”我用杂技的传统“表演”我借鉴了京剧戏曲表演的传统，比如，要“叉花”我把戏曲的“枪花”“皮球”“棍花”“大刀花”等等技巧融合进去，表演方面我把学习到的戏曲“蹲步”“搓步”旦角的“别腿”“跑圆场”等等一系列的舞蹈动作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。艺术的要求就是要美，这是一大特点，不管是杂技艺术，还是戏曲艺术，用它来感染观众，所以，在表演时我就遵循这一戏曲的表演规则“手到、眼到、身不离法、法不离步”，也就是脸上要有戏，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必须要统一、和谐，表演出来的东西才会有情感，感染观众，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。所以“飞叉”节目从90年就跟随省杂技团去香港巡回演出，同时多次获奖，如“河北省振兴奖”等，多次参加大型的重点演出，深受国内、国际友人们的好评和赞美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“杂技艺术”普遍走出国门，飞向世界，这就更需要有好的节目，精湛的表演艺术来感染观众。

二十多年来，我也曾多次随团到国外演出，给我的感觉国外友人不但能艰辛的劳动，而且很会享受，同时更需要艺术美好的享受。我个人的经验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友人看了我所演的节目都是赞不绝口“漂亮”“美”，都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，而且都愿意和我结交朋友，由此看来如果“杂技艺术”再融合进戏曲艺术的表演，舞蹈身段那是再好不过了。比如杂技“转碟”节目在叫“彩蝶飞舞”这个节目是一个很美的节目，演员手中的彩蝶转动起来是很漂亮的，可过去的演出就是缺乏表演美的加功，一出场就是“大步走”，转圈的时候也是生活步，看起来很朴实，可是缺乏了艺术的美，如果融合进戏曲“花旦”的“碎步”“搓步”“云步”“圆场功”的表演，那就给人的感觉大不一样了，既表现了纯朴的杂技艺术，又给了观众一种艺术美的享受，现在我们的演出就是这样，保持了两者的统一很完美，又如杂技的“空竹”节目也是如此，运用上了戏曲“花旦”的“小云步”“跳步”“左右翻身”“圆场”以及“藏躲二人互相嬉”笑“逗”“闹”很俏的表演形式，效果非常之好。

2000年，我团接受了一项长时间附美国商业性演出的任务，为了把节目排练好，美国老板夫妇俩人同时来团指导排练，此次赴美演出要求各个方面水平很高，需要把全场杂技节目串到一起，有戏剧情节的一台整体晚会。整台节目要以中国古代妇女“花木兰”的英雄形象为中心人物，当时选择了由我扮演“花木兰”剧情从花木兰接“旨”替父从军，战场征战，德胜还朝，回归故里。总之，全团、全场的节目都需要重新排练，重新组合，难度相当大，给我压力的是“车技”节目，我必须从头开始练，因为花木兰战胜还朝时有一组二十多人表演的“车技”，最后由花木兰在车上高举“大督旗”还朝时的表演，所以再苦再难也得拿下。使我感受更深的是，花木兰和敌寇征战开打时运用上了戏曲京剧“武旦”“踢花枪”的表演，八杆枪在空中旋转，前后左右扔踢，还要表演许多戏曲的舞蹈动作，同时要表演出中国古代妇女“花木兰”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。对我来讲“武旦”踢花枪虽然是新课题，但运用戏曲表演的手段，确如鱼得水，经过一段的努力排练，终究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美国老板夫妇的满意和赞美，赴美演出更得到了国外友人们的更多评价。

实践看来“杂技艺术”需要武装，需要提高，借鉴兄弟剧种的艺术表演，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。

愿我们的杂技艺术之花万紫千红

永远成为花园中的一朵奇葩